



包公故事大观

童

叟

编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收集包公故事七十篇。虽然不能说是全部，却也包括了其中绝大部分。这些故事脍炙人口，长期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深得群众喜爱，现集中一册予以出版，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。

## 目 次

奇冤昭雪 .....	( 1 )
陈月英嚼舌引死 .....	( 18 )
黄菜叶下的死尸 .....	( 30 )
追石碑 .....	( 41 )
背信弃义的恶徒 .....	( 47 )
彭监生京城应考奇案记 .....	( 55 )
屈杀英才 .....	( 64 )
包公猜字破迷案 .....	( 71 )
因卦爻引起的故事 .....	( 81 )
鼻孔中的长钉 .....	( 90 )
阴司告状 .....	( 96 )
吴清江托梦辨冤记 .....	( 102 )
奇怪的遗嘱 .....	( 110 )
灾 厄 .....	( 117 )
寺院里的罪恶 .....	( 126 )
枯坂岭劫案 .....	( 134 )

孙公子杀夫谋妻案 .....	(140)
卦 辞 .....	(147)
蛛丝马迹 .....	(155)
画轴中的遗嘱 .....	(159)
荷塘凶杀案 .....	(165)
遗 帕 .....	(177)
孩童不报假案 .....	(187)
六个指头的血手印 .....	(193)
扇 坠 .....	(200)
无头死者 .....	(206)
皇 案 .....	(217)
假道人贪淫丧命 .....	(224)
乌盆案 (一) .....	(233)
乌盆案 (二) .....	(243)
红衣女人 .....	(248)
埋在地下的绣花鞋 .....	(257)
报 应 .....	(265)
墙上之诗 .....	(273)
钱的阴阳案 .....	(281)
借衣服引出的祸端 .....	(286)
尸 龟 .....	(297)
忠节案 .....	(308)
包公斗智擒劫贼 .....	(311)
颠倒案 .....	(317)
拷打石碑 .....	(320)
金 鲤 .....	(326)

八十老翁风流案 .....	(337)
裁 赃 .....	(341)
指腹为婚引起的祸端 .....	(349)
人 情 .....	(363)
连环案 .....	(368)
巧断奸杀案 .....	(385)
蓝色的谷籽 .....	(393)
血 衫 .....	(398)
吴继祖妒杀陶七案 .....	(405)
伪装的新娘 .....	(416)
淫僧作恶 .....	(422)
冤 狱 .....	(428)
杀假僧智破谋财害命案 .....	(439)
小案件引出的大故事 .....	(445)
移尸奇案 .....	(460)
恶僧还俗 .....	(481)
鸟唤孤客 .....	(487)
袁恒因嫉杀人案 .....	(492)
卖 鞋 .....	(498)
假驸马忘恩负义记 .....	(503)
玉面猫 .....	(515)
花烛惨案 .....	(530)
正义与权势的较量 .....	(536)
善心招致的恶报 .....	(551)
生龟告状 .....	(558)
寻人告示 .....	(565)

## 奇冤昭雪

武昌江夏县有一个叫郑日新的人，和表弟马泰自小便十分要好，两人长大以后，就一块儿学着做生意，经常到孝感一带贩布，一年下来，可以赚不少的钱。

这年正月二十，郑日新、马泰各带纹银二百余两，辞家又去贩布。

走了三天，两人来到阳迹驿。

郑日新对马泰说：

“咱俩要是一同去孝感，一时难以收许多货，反倒耽误时间。我看不如分开走，你到新里去，我去孝感城中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马泰道：

“这正合我的意思。”

临分手，两人决定到一店家好好吃一顿饭，然后分手而行。

由于两人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动，所以那家酒店的店主李昭认识他们，见他们二人又来，连忙跨出门外迎接，亲自安

排坐定，即唤店小二速拿酒来。

李昭虔诚劝道：

“新年酒一年一次，两位客官年节刚过就上路，实在辛苦，好好喝几壶。”

郑日新和马泰情绪极佳，喝酒喝得没了节制，不久就都醉了。李昭制止了几次，他们才停下来，吃了一些饭食。

郑日新、马泰取钱给李昭时，李昭再三推辞，方才收下。

三个人告别。

走出阳迹驿，郑日新要往孝感城中去，便对表弟马泰说：

“你路上若收得一些货物，不要耽误，就雇人陆续发往城中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”

马泰答应，两人告辞，异路而行。

马泰独自一人走了四五里路，因为酒醉，脚底下绵软无力，便找了个地方，躺下来休息一会儿。躺下便呼呼地睡过去了。

正是所谓“醉梦不知时早晚”，等到马泰醒来时，太阳已经沉到西面山峦背后去了，暮色正在大地上蒸腾升起，路上早已行人绝迹，只有一些昏鸦聒噪着在寒冷的田地上觅食。

马泰一梦惊醒，心里有些慌乱——在这深山旷野之中，独身一人行走，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？必须找一个有人家的地方过夜，明日再行。

想到这里，他赶忙立起身，收拾了随身所带银两物件，急急沿大路走去。

马泰走了大约五六里的样子，来到了一个叫作南脊的地方。

这里同样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

这时，夜色深沉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几乎连路径也分辨不清了。

马泰正在犹豫，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呢，还是找个栖身之所先避一避夜色，明日再行。

正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

来者名叫吴玉，恰恰是一个歹人。

吴玉以收牛为名，常常在这一带劫掠过往行人钱财，杀人不眨眼。

他见远远的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，便尾随而来，假装要到前面的一个村落去。

马泰听罢，信以为真，把警戒心也就松懈了，与吴玉边行边谈。

吴玉道：

“天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一个人赶路？近来这条路很不安全，发生了好几起谋财害命的凶案，从这里再往前十里便是有名的孤野山岗，歹人常常在那里作恶。”

马泰心里本来就慌着，被吴玉这三言两语一说，心里越发恐惧，不敢再往前走了。

于是，他问吴玉道：

“你家住在哪里？”

吴玉道：

“前面就是。”

马泰道：



“既然不远，我能不能在贵府借住一晚，明日早行？一定厚谢！”

吴玉假意推辞：

“我家既不是客店又不是酒店，怎么好随便留人歇宿？再者，我家床铺也不方便，无法安排，不管你前行也好，后转也好，反正我家是住不得的。”

马泰道：

“我当然知道府上不是客店，但念我出门在外辛苦，就方便我这一回吧。”

经马泰再三恳求，吴玉才假装说道：

“我看你是个忠厚的人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答应你，你随我来吧。”

马泰千恩万谢，随吴玉来到了吴家。

进门以后，吴玉对妻子龚氏说道：

“今天有一位客官，因天黑来我家借宿，可搞一些酒菜来吃。”

吴玉的母亲和妻子龚氏早已厌恶吴玉所做的谋财勾当，见了马泰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甚为不悦。

马泰不知缘由，以为是嫌他夜半相扰，便婉转地对龚氏说道：

“小娘子休要烦恼，明天我一定厚谢。”

龚氏白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出去了。马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

过了一会儿，吴玉弄来酒菜，劝让马泰。

马泰和郑日新今早在阳迹驿就喝醉了一回，刚刚醒过

来，现在又不能推却吴玉的一片盛情，又连饮了数杯，早已昏沉沉辨不得东西南北中了。

吴玉又用大杯强劝三杯。

马泰哪里知道杯里竟有蒙汉药！

就这样，药力加酒力合在一处，把个马泰又整得如同一摊烂泥，不知人事。

吴玉扶马泰到后房歇息。

等到更阑人静之时，吴玉将烂醉的马泰背到村外一个池塘边，将其身上缚上巨石，推入塘中。就这样，马泰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人世。

至于他随身携带的二百多两纹银，自然成了吴玉的囊中之物。

实际上，吴玉用这种方式谋害已不止一人，其所为亦不止这一次。

再说郑日新。

郑日新在阳迳驿与马泰分手，赶到孝感城内，用了三天时间就已将大部分货物收齐全了，却一直没有见马泰发货过来。他不敢再收货，便着意等马泰前来。

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天，仍然不见马泰的踪迹。这使得郑日新很感意外，马泰是一个规矩本份的人，说话从来没有儿戏过，这次怎么竟一下子耽误如此长的时间呢？

莫非出了什么事情？

郑日新越想越觉得不放心，便亲自赶到新里去寻找表弟马泰。

郑日新来到他和马泰以前曾经住过的一家客店，找到店

主杨清。

杨清问：

“今年怎么这么迟才来？”

郑日新愕然道：

“我表弟马泰不是半个月前就来你这里收布来了吗？你不知道？”

杨清道：

“是哪一天？”

郑日新道：

“是二十二日，我们俩在阳途驿才分的手，他告诉我仍住你处。”

满客店的人都证实二十二日马泰的确没有来过。

杨清劝郑日新：

“不必着急，你们生意人出门在外，随遇而安，说不定为了图方便他住到别的旅店去了。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查问一下。”

郑日新依言，便在新里镇各家旅店查问。

几乎所有旅店都查过了，谁也没见过马泰。

当天晚上，杨清备酒为郑日新接风，大家都劝他不要焦虑，马泰说不定在路上听说某处布多，往别的地方去收布了呢。但是郑日新始终闷闷不乐。他想，马泰对别处很生。而他又生性谨慎小心，不太可能独自一个贸然改变计划去到别处。

郑日新心里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。

他又火速赶到阳途镇来打问，先找到了他和表弟在一起吃酒的店家，见到店主李昭。将前后情况一一说明，询问李

昭是否知道马泰下落。

李昭说：“二十二日那天你和马泰在此吃酒后，都离开了本店，他并没有回来，因此不知他的下落。”

郑日新相信这是真的。

那么，只有两种可能了：一是马泰离开李昭店以后，在去新里镇途中被人打劫；再一种，就是马泰到新里镇以后被人谋死。

经查，最近以来从阳迹到新里的路上，并没有什么劫案发生。

那么，必定是马泰已经赶到了新里镇，店中见他孤身带着许多银子，将他谋杀了。

郑日新话中有话地对杨清道：

“我表弟身上带着二百多两纹银，到这里来收布，一定是遭人谋害了。可是我问了一路，路上并没有发生打劫事件，退一步说，就是路上被人打死，也总该有个尸首在，活活儿的人如今到哪里去了？”

杨清听了这话，心中大为不快，道：

“念你是我常年旅客，我才跟着你一块儿着急。如今听你意思，莫非是我这客店有了什么问题不成？”

郑日新道：

“在没找到马泰以前，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”

杨清火冒三丈，拍案而起，怒道：

“什么可能？你告诉我，什么可能？”

郑日新道：

“我表弟因财失命，就在你店中！”

杨清发出一声冷笑，声音反而平静了下来，反诘道：

“我家客店一向是住满了客人，你且告诉我，我怎样谋得了他性命？”

郑日新道：

“正月的时候旅客还寥寥无几，我已经问过了，你家店中客人都是二月才来的。按时间推算，我表弟应当在当天夜里来到你店，你看他孤身一人，又带着那么多银两，所以狠心谋害了他。”

杨清道：

“不管哪个客人来，必将大大方方，不可能为了便于人谋杀而鬼鬼祟祟钻入店中。你说你表弟到我店中来了，为什么乡亲邻里均无人看见？街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无一人知晓？显然是你狼心狗肺，故意编出此事诈我！”

两个人大吵大闹，因而厮打，最后好不容易才被众人拉开。

第二天，郑日新写信雇人迅速将此事告知家中，然后，写了一份诉状，将杨清作为谋财害命犯告到了县衙。

知县张时泰准状行办。

开堂之日，郑日新在堂上详细述说了告状情由。请求知县拘押凶手杨清。

知县张时泰即差公牌拘传杨清，将其拘到堂前听审。公牌领命前去，一会儿即将杨清拘传到案。

知县先问郑日新：

“郑日新，你告杨清谋杀了马泰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郑日新道：

“杨清意在谋杀，所以奸计多端，弥缝自密，不会露什

么踪迹，小人并无什么把柄，请老爷发究明白。”

杨清辩道：

“郑日新的话乃昏天黑地，一派胡说。马泰并未来我家，我如果见过他一面，甘心就死。想必是郑日新把马泰谋死了，嫁罪于小人，以掩盖自己谋诛之罪。”

知县又问郑日新：

“你和马泰在阳途驿分手之前，曾在何处相聚，有谁见过你们？”

“在李昭的酒家。”

知县发令：

“拘李昭来听审。”

李昭亦押到。

知县问李昭：

“马泰从你处出来，又到哪里去了？何人可以证明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李昭道：

“马泰是和郑日新一同离开我店的，这一点郑日新自己就可以证明。我记得他们饮酒时说过马泰要去新里镇购货，但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分手。我想马泰是赶到新里了吧，路途并不遥远。”

县官对杨清道：

“你刚才说如果马泰到新里镇，必定要住你家客店，如今已经证明他确实到了新里，你为什么佯做不知？”

杨清道：

“可是他确实没有到本店来过呀。再者，小店客人一向很多，马泰如果来过小店，怎么会无人碰见？本店有旅

客可审，东西有邻里可问，请老爷明察。”

知县即将店中旅客并乡亲邻里拘来问道：

“你们见没见过马泰到杨清店中？”

旅客邻里都说没有见。

郑日新道：

“邻里谁会注意当日有谁住店？再者，即使他们知道，也不会说出来的。杨清家的旅客，都是二月才到的，而马泰却是正月到他店中，他们哪里会知道？我想是那天马泰一人到客店，无人看见，杨清才起了不良之心，将他谋害了。乞望老爷法断偿命。”

知县见邻里客人皆道不知，便逼迫杨清招认，一心认为是杨清杀了马泰。

杨清本来就是无辜，怎么会招认？大声叫屈，并破口大骂郑日新丧尽天良。

知县大怒，又令用刑，将杨清重打三十大板，直打得杨清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。

杨清受刑不过，只得胡乱招认。

知县道：

“你既然招认，那么就告诉我：马泰死在何处？那二百两银子现在哪里？”

杨清用微弱的声音答道：

“小人真真没有谋杀他，因老爷苦刑，小人受苦不过，所以屈招。”

知县大怒，又让用刑。

杨清即刻昏沉，过了好久才又苏醒过来。

他想：如果不招，今天非被打死在这大堂之上，不如暂

且招认，以后说不定会弄明白，倒能保全性命。

于是，杨清招道：

“马泰是我设计谋杀，尸体已经丢进长江，二百两纹银已经用尽。”

知县见杨清终于招认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随即命人将杨清钉长枷扭锁，斩罪已定，暂押入牢中，专等一个日子行刑。

正在这时，包公奉旨巡行天下，近期巡视湖广，这天来到武昌府。

当夜，包公详览案卷，忽然觉得精神困倦，便伏在案上打了一会儿盹儿。

刚入梦乡，包公即见一个兔子顶了一顶帽子，奔走在案前，再想细看，已一梦醒来。

包公心想：兔戴帽乃是一个“冤”字，想必这里有冤枉之事发生。

包公便对案卷审阅得愈加仔细。

审到杨清一案时，引起了包公的注意。

马泰是和郑日新一道，离开李昭客店往新里镇去的，而新里镇的杨清却并没有看见马泰，那只能说明：在李昭客店至新里镇途中情况有变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杨清不过是在重刑之下，屈打成招而已。

想到此案已经定性，若再有惊动，倒容易使已经丧失警惕的凶手警惕起来，包公决定不告诉任何人，微服私访，去调查一下。

第二天，包公推说身体不舒服，不再坐堂，然后穿普通



人衣衫，只带两个家人到阳迹驿一带巡访。

走到南脊，也就是离凶手吴玉家不远的地方，包公见山大沟深，古木参天，人迹罕至，便叹道：

“如此险要去处，夜里一人怎敢行走，那马泰也真真是找死！”

包公仰观俯察，一路坎坷而来。

正走间，忽然看见前面一个巨大的池塘岸边，鸦鹊成群，没命地聒噪。

三个人一同前去观看，竟见一个死人，浮在池塘水面上，尚未腐烂。

包公让家人赶快去阳迹驿，叫阳迹驿驿丞派二十个驿卒并一顶轿子前来，到此应用。包公自己则在池塘边等候。

阳迹驿驿丞听说包公候在南脊，赶忙派遣轿夫，随轿夫、驿卒一道赶来，亲自迎接包公。

参见毕，包公让驿卒到池塘中去把尸体捞上来，再看一看下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

这个池塘深不可测，无人敢去。

忽然，有一个叫赵忠的驿卒禀道：

“小人略知水性，愿意下去。”

包公大喜，先让赵忠喝了一碗烧酒，然后，让他下水。

赵忠跳入水中，将那具漂浮着的尸体拖到岸上来。

包公又道：

“你水性极佳，索性潜到水下面各处搜一搜，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赵忠二话没说，潜入水中。

但见水底死人无数，均已腐烂，难以拖起。赵忠只得浮